

正能量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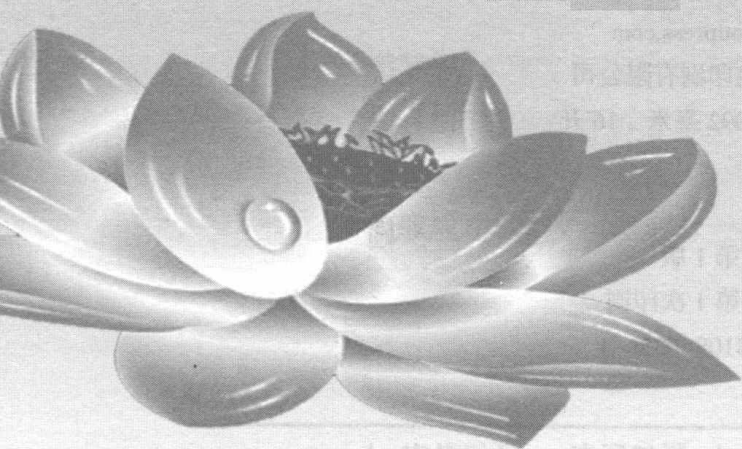
你
也
会
有
出
彩
人
生

邹红梅 著



你 也 会 有 出 彩 人 生

邹红梅 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也会有出彩人生 / 邹红梅著. --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7.11

ISBN 978-7-5108-6356-1

I. ①你… II. ①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69691 号

你也会有出彩人生

作 者	邹红梅 著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	19.25
字 数	28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6356-1
定 价	48.00 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序

伟大的时代
你我他都享有人生出彩机会

最清淡的文字
最平易的风格
演绎纯美绽放

只为你
品而不累
感同身受

燃梦想
添自信
展芳华
摘取成功花

邹红梅

2017年9月18日

《你也会有出彩人生》简介

青春靓丽的万小星高考落榜，母亲江玉英心急如焚，情急之下托朋友帮忙，将万小星安排就读了本地小县城定向招生的管理大专班。万小星毕业后，顺利分配到了江玉英所在单位工作。在车间见习一年后，她被调进了机关科室。因看不惯单位机构臃肿、人满为患、内耗暗斗，选择了停薪留职。又因看不到单位的光明前景，而独自北上闯京城。

北漂的她，工作极其不稳定，但她始终保有一颗善心，自信阳光，积极向上，正向提升，总能得到好人相助。她不愿做藤蔓，依附于别人，吃苦耐劳，坚韧打拼，改变命运。无论是干商店促销，沿街直销，还是练摊营销，做保险代理人，她都不卑不亢，奋发有为。

她喜欢阅读经典，坚持多方面学习充电，不仅做过翻译，尝试过心理咨询，还担任过记者和主编。她沉着冷静，宠辱不惊，在多领域历练，施展过才华，最终因沉潜积淀，厚积薄发，连续创作三部具有时代风的精品力作而触摸到赞许目光，蜕变成为名副其实的作家。

7月的天空，透蓝无云彩，极少有风儿光顾。无论是躲在树荫下还是足不出户，那些潜伏在肌肤毛孔里的汗珠总是在跃跃欲试向外渗，让人感觉到酷热和灼闷。已经高考完毕的万小星，对自己尚未揭晓的高考成绩忧心忡忡。她心烦意乱，惶恐不安，担心落榜。她哪儿都不想去，哪儿都不愿去，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。可这难耐的时光总得打发，虚度开始逼着她不得不偶尔看看书，听听录音机，或看看电视，毕竟高考分数的出炉需要静静等待。

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代演绎十分精彩，但空调极少见，而带有马达的摇头电风扇和吸顶吊扇却能处处见到。虽然家里摇头电风扇和吸顶吊扇都备有，但出于省电节俭考虑，万小星几乎不会去开按钮，让它们转动。实在感觉闷热不舒服时，她只会随手拿起当下流行的廉价蒲扇，摇动生风，祛热纳凉。

万小星的母亲江玉英是县城里一家合资企业的资料室主任，非常疼爱单纯、善良、文静的女儿。她知道女儿很听话，很孝顺，学习一直很努力，小学、初中成绩在班上都是数一数二，而唯独上了高中，成绩却出现了落差，不尽人意，而且无论小星怎么刻苦用功，勤奋努力，成绩就是不理想。高考完后，江玉英比小星更紧张，更急盼知道分数。因为她认为女儿的命运与即将公布的考分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听说教委的专车中午十二点半左右会从省城取分回来，江玉英便决定提前赶到教委去等候。那个时候，县城里还没有公交汽车，人们去较远的地方，都是靠步行；去较远的地方才骑自行车。教委离江玉英单位约有10

里的路程，而她又不会骑自行车，怎么办？情急之下，江玉英想到了自己办公室楼上总经办的翻译，小伙子赵文峰。虽然她跟赵文峰不算太熟，但总能抬头不见低头见。平时上班碰见了，赵文峰时常会友好地跟她打个招呼，说声“您早您好”的，所以她觉得赵文峰这小伙子肯定能帮她。她直奔到总经办，找到了赵文峰。

“赵翻译，你现在能不能请个假，抽出些时间，骑上你的自行车载着我，送我一趟？”江玉英满眼期许，急促地问赵文峰。

正坐着聚精会神看英文报纸的赵文峰感觉有些突然，愣了愣，才放下了手中报纸，起身询问江玉英：“您要去哪儿？”

“我要马上赶去教委一趟，帮我女儿看看高考分数。请你一定帮我这个忙！”江玉英话语恳切明了。

“去看高考分啊！没问题，待我跟主任说一声，就陪您去！您先去单位大门口等着我就行了。”赵文峰热忱地说了句，便迅速收拾好了自己的办公桌，然后轻轻走到隔壁会议室门口，跟正在参加座谈会的主任招了招手。主任见状起身快步走到了赵文峰身旁，低声问道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赵文峰说明情况后，主任点了点头，表示理解，叮嘱赵文峰：“你要快去快回，下午咱们总经办要准备接待考察团。”

赵文峰飞身跑下楼，在停车棚找到了自己的那辆半新半旧的黑色永久牌自行车，从口袋里掏出了钥匙。他将钥匙插入自行车钥匙孔，顺时针扭转，锁开了。他推着自行车，急匆匆走到了单位大门口，与江玉英碰上了面。

“我先骑上自行车，您随后坐上来，慢一点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！”赵文峰面带微笑，平和说道。

“好的，这大夏天的，真是太辛苦你了！”江玉英有些激动，手扶车座，抬起右腿，向上侧身，顺势坐上了自行车。

一路上，天蓝蓝的，见不到一丝云，闻不到一丝风，只有滚滚热浪会一阵一阵迎面扑来。不一会儿，赵文峰身穿的白色T恤衫便吸满了汗水，皱皱巴巴，黏黏糊糊的全贴在了他的后背上。江玉英看在眼里，感激在心。她稍稍坐直了身子，清了清嗓门，主动找话题跟赵文峰聊了起来：“你今年二十几了，学的英语专业吗？怎么会分配来这里工作啊？”

赵文峰一边踩着自行车，一边扭头高声回答道：“我今年25了，师范毕业，学的是物理专业，先是毕业分配在中学教初中物理。我很喜欢英语，一边教课，一边又通过自学拿到了英语本科文凭。后经朋友推荐，才来这里做翻译工作的。”

“小伙子，你可真行啊！年纪轻轻的，就拿到了两个文凭！你人长相又好，有模有样，应该有不少女孩子追求吧！”江玉英真诚赞赏道，她深信不疑会有很多女孩主动追求赵文峰，因为在那个年代，分配来单位的大学生并不多，物以稀为贵。

“我还没有女朋友呢！我想考研究生，所以暂时还不想分散宝贵精力。”赵文峰两眼注视着前方，自信回答道。

“活到老学到老固然好，但是成家立业是终身大事，耽误不得。如果你对单位哪个科室的女孩有好感，尽管告诉我，我是老员工，人熟，可以替你做媒的。”江玉英满腹热心肠，快言快语道。

“谢谢您的好意！可目前我还不想找女朋友。去年我试着考了一次研究生，没考上。但是我的数学和英语成绩考得非常好，我不想放弃。我觉得自己再用两年时间，努力把力，一定能考上。”赵文峰依然目视前方，略有所思说道。

“我也相信你考上，但是你为什么非要考研呢？现在不是工作挺好的吗？”江玉英眉头微皱，稍稍侧了侧身，不解地问道。

赵文峰踩着自行车，沉默了些许，慢慢回答道：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！这家单位的老外已经全部回国了，估计难得再来。合资期限是10年，还有4年就到期。目前工作中用到英语的时候并不多，我主要是负责翻译一些来往英文传真和产品说明书之类。我有一种预感，不久的将来，我就要被迫转行。因为合资到期，这里就不需要翻译了。是形势在逼我思考，提前替自己规划，做打算。”没等江玉英接话，赵文峰颇有感触继续说道：

“我是农民家的孩子，在农村长大。我们家很贫穷，父母都不识字。他们种了半辈子地，几乎没有任何积蓄。家里无论谁生了病，都不敢去医院就医，怕出不起医药费。我家4个孩子，从小就知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只能靠自己刻苦学习，通过高考。我家姐姐为了我们弟兄三个能顺利念完

高中，只读完初一，就开始跟我爸妈一起下地干农活了。好在我们弟兄三个都很争气，通过高考都上了大学，现今也都在县城有了正式工作。我呢，还想通过考研，更进一步。”

听了赵文峰的一番话，江玉英目光深沉，有些触动。是啊！相比赵文峰，万小星可谓幸运幸福多了，从出生开始就有父母遮风挡雨，一直是快快乐乐，健健康康成长，不仅没有吃过苦，而且从未经历过任何风浪。想着想着，一丝不安开始在江玉英脑海闪动了，万一高考分数不理想，小星上不了大学，怎么办啊？小星能承受住这样的心理打击吗？农村的孩子，考不上大学，还有农田可种，像小星这样县城长大的孩子，考不上大学该何去何从呢？未来该怎么办？这些可都是江玉英以前从未考虑过的。

江玉英暗自沉叹，陷入了深思。她没有心思再跟赵文峰聊什么，一直沉默不语，直到临近教委大门，才稳住心神跟赵文峰说了句：“你稍微骑慢点，靠路边停下，我这就下自行车了。”

赵文峰已是大汗淋漓，脸色通红，衣裤湿透。听见江玉英说要下车，便快速侧身，一只手握住刹车，一只脚蹬地，靠路边停住了自行车。江玉英双脚毫不费力，落地就站稳了。她抬起左手，看了看表，12点差10分，然后柔声对赵文峰说：“你在路边树荫下歇会，休息休息，等我一会儿，我进去找个熟人看看分数，马上就出来。”

江玉英三步并作两步走进教委大门，门卫正低头专心在看书，没有注意到她，也就没叫她做登记。她径直走进了教委办公大楼，右拐上了二楼。因为中午是11:30下班，所以几乎每间办公室的门都关着，唯独打字室的门还敞开着。江玉英轻轻走到打字室门口，看见屋里有个年轻女打字员正低着头在整理打印好的文件，就直接走了进去：“你好！请问李主任在吗？高考分到了吗？”

年轻打字员听到有人找李主任，抬起头看了看，目光锐利反问江玉英道：“您是找李琳主任还是李军主任？我们这可有两个李主任。”

“我找李琳主任。”江玉英浅笑道。

“李琳主任出差了，下周才能回来。您找她有什么事吗？您可以先告诉我，待她回来后，我一定帮您转达到。”年轻打字员一边说着，一边继

续整理着手头文件。

“也没什么特别的事，听说高考分今天中午在教委能看到，我是专程来看分的。”江玉英急忙说道。

“您听谁说今天中午能看到高考分啊？教委去省城取分的车今晚半夜才能赶回来！”女打字员放下手中的文件，一本正经地说道。

“是吗？谢谢你告诉我！不打扰了。”江玉英大失所望，后退了几步，转身走出了打字室。她漫不经心地下了楼，然后快步走出了教委大门。

赵文峰看见江玉英毫无表情地走出了教委大门，心中纳闷，赶紧推着自行车迎了过去。

“这么快啊，高考分出来了吗？”赵文峰神情关注，大声问道。

江玉英轻轻摇了摇头，没说话。赵文峰看见她神色暗淡，心绪不宁的样子，忙叫路旁卖冰棍的女孩拿根冰棍过来，递给了江玉英。江玉英毫不客气接过了冰棍，边撕包装纸，边苦笑着对赵文峰说：“多谢你了！哎！分数今天半夜才能到教委。我们算是白跑了一趟，走吧，咱们这就回去！你直接上我家吃午饭去吧！”

“不了，我还是赶紧先送您回家吧，之后我还需要赶回单位，下午有很重要的公事要办！”

“好吧，你有公事在身，我就不勉强了，改天我再请你。等我吃完这根冰棍咱们就走。”江玉英侧目望了望教委大楼，吃起了手中的冰棍。

中午的太阳火辣，路边的树枝一动不动，被烈日暴晒得失去了知觉，只有知了劲头十足，间歇式唱着歌。赵文峰将江玉英用自行车送到家属区单元楼下后，就急忙告辞离开了。

江玉英热气腾腾回到家，就觉头晕眼花，恶心难受，右手脚发麻，紧接着就开始胸闷冒冷汗。小星看到脸色近似惨白的江玉英，嘴唇发暗，体态虚弱，吓得不知所措。

“小星，快把桌上的高血压药递给我，给我倒杯凉白开。”江玉英颤抖地急急说道。

听到江玉英说要高血压药和凉白开，小星才回过神：

“妈，您只吃一片药就行，是吗？”

江玉英神态疲乏，无力地点了点头。小星迅速扭开药瓶盖，倒出了一片药，塞进了江玉英嘴里，然后将凉白开水杯递给了江玉英。待凉白开冲服药片后，小星扭开了墙上的吊扇开关，低声问江玉英想吃点什么。

“我想喝点绿豆粥，吃点拍黄瓜、小葱拌豆腐。你没做过饭菜，不会做的，还是等我缓过劲来后再做吧。”江玉英看着小星的脸，轻声说道。

人往往会在遇到特殊情况时，瞬间长大，懂事和变得成熟。

“妈，这些年我只顾学习，从没给家里干过什么活，一件衣服也没洗过，一顿饭菜也没做过。现如今，我已经长大成人了，从今往后，我会学着干些家务活。今天，我会先用积攒的压岁钱买回您想吃的东西。”小星轻抚了一下江玉英的肩膀，拿着钱和一个不锈钢大碗走出了家门。

小星家住的单元楼，虽说是在家属区，但位于县城的东部临街。只要跨出家属区的大铁门，就能目睹到沿街的多家小餐馆。江玉英素来勤俭持家，从没带小星去餐馆吃过饭，小星不知道哪家餐馆饭菜味道好，价格适宜。她就随意找了一家。除了买绿豆粥、拍黄瓜和小葱拌豆腐外，她还买了几个花卷，让厨师现制了一份红烧鱼块，然后一起打包带回了家。

江玉英吃着女儿买来的午餐，激动不已，女儿除了有份难得的孝心外，还具备应变思维和行动敏捷特质，这是她刚刚才发现的。江玉英心中不由得一阵暗喜，身体瞬间也变得比先前好了许多。

“小星啊，妈妈上午去了趟教委，本想去看看你的高考分数，结果扑了个空。听说今晚半夜分数才能到教委。”江玉英目光深邃，平静地对小星说道。

“妈，您别太心急啊！高考后这么多天都过去了，也不差今天！大夏天的，到处热烘烘似蒸笼，您可别出门在外暴晒啊！再说分数只要到了教委，第一时间就会到学校，我自己会去学校看分，拿成绩单的，您就别惦记看分这事了。”

女儿说的话很有道理，江玉英不禁频频点头，感到欣慰和温暖。她眉头舒展，唇边带笑，和缓地对小星说：

“我明早还打算去教委看分呢！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就不去了。你明儿自己去学校看吧！看完尽快告诉我！”

二

第二天大清早，天空有些灰蒙，天气闷闷的，阴沉无风。江玉英走到小星的床旁，抚摸小星青春的脸蛋，小星没醒，依然酣睡着。江玉英忍不住，使力气推醒了熟睡的小星：

“小星，你该起床了，今上午你不是要去学校看分吗？妈妈一会儿就上班去了。走前不叫醒你，我不放心。”

“您放心走吧，我今肯定会去的，我还想再睡一会，您先上您的班去吧！”小星揉了揉惺忪的眼睛，嘀咕了几句，侧身又睡着了。

江玉英瞅了一眼进入梦乡的小星，不好再说什么，便悄悄离开房间下了楼。刚刚出家属区大门，就碰见了小星的好朋友杨小菲。

“小菲啊，真是女大十八变！越长越漂亮了！你是什么时候回你妈这来的？今天会去学校看高考分吗？”江玉英主动热情招呼杨小菲道。

杨小菲身穿浅紫色连衣裙，黑色高跟凉鞋，长发飘肩，妩媚动人，一只手握着一杯豆浆，一只手端着一碗热干面。看见江玉英微笑着跟自己说话，礼貌地回敬了一句“江阿姨，早上好！”然后停住脚步，笑容可掬地继续对江玉英说：“我是前天搬回我妈这边来住的。吃完早点我就去学校看分。”

“小菲，小星现在还在酣睡呢！睡久了会误事。你能不能吃完早点后，去我家叫醒她，你们俩一块去学校看分，行吗？”

“好啊！您放心，一会我就去叫她。您家是一单元2楼的202室吧？”小菲有些担心门牌号记错了。

“没错，是一单元2楼202室，小菲记性真好！阿姨要去上班，就先走了，

记得常来阿姨家玩。”江玉英朝小菲挥了挥手，径直走了。

“好的，我会经常去的。”杨小菲答应了一句，快步走回到了家中。她美美地吃完了早点，洗了洗手，用毛巾擦了擦嘴角，便背上书包来到了小星家门口。

“小星，快起来开门，是我小菲！”她边敲门边大声嚷着，生怕小星听不见。

睡梦中的小星隐隐听见好像有人在敲门，起身下床，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问道：

“你是谁啊？”

“我是杨小菲，是你妈让我来叫醒你的。你妈还嘱咐我们俩要一起去学校看分呢！”

“是小菲啊！快进来！”小星倍感意外，但特别高兴，立刻开了门。

小菲进屋还没坐稳，小星就笑嘻嘻对她说，“好小菲，求你了！为抓紧时间，麻烦你现在去帮我买根油条和一杯豆浆上来，我要尽快漱口洗脸换衣服，这样咱们就不会耽误时间了。”

小菲的妈妈和小星的妈妈同在一个单位工作，小菲和小星是同年出生，从小就是好朋友，小学和初中还是同班同学，高中虽同校不同班，仍然算是同学。小菲学文科，小星学理科。读小学、初中时，小菲和小星因同住一个家属区，经常结伴上学回家，关系非常融洽，可谓无话不说。只是上高中时，小菲爸爸在学校分了一套住房，小菲搬到学校去住了，她俩见面机会就相对减少了，但在学校里还是能经常碰面，见面后彼此总会很亲热互相招呼，聊上几句。

“好吧，念在咱俩从小就是好朋友、闺蜜的份上，我这就帮你去买。”小菲一阵风似地起身下了楼。

“谢了，中午我请你吃冰棍。”小星回复了句感激话，也不知小菲是否听见了。

小星洗漱完毕后，换上了妈妈给她新定制的绿色连衣长裙和白色高跟凉鞋。见小菲拿着油条和豆浆兴冲冲进来，笑咪咪地迎了过去。

“你先坐下歇会，我很快就吃完了。桌上有本好书，你要想看就拿着

看吧。”小星讨好小菲说道。

“我才不想看书呢，你快点吃吧！”小菲不以为然地回复道。

“那你就听听录音机，听听时下正流行的金曲吧！”小星说着便用力按下了录音机 play 键，屋里顿时飘荡起了优美悦耳的旋律。

“啊！是邓丽君唱的《在水一方》，我很爱听的。”小菲有些惊讶，那个年代录音机很时尚、很新奇，她家还没有，平日她很少能听到邓丽君的歌。

“接下来的一首是李谷一演唱的《乡恋》。”小星边喝豆浆边告诉小菲，小菲兴奋得手舞足蹈。

“下一首是费翔的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。”小星眉目传情说着，小菲随音乐踩着节拍，不由自主扭动身体，完全陶醉了。

“我说小菲，再听一首张明敏的《我的中国心》，咱俩就要动身去学校了。”小星吃着油条说完，小菲便沉醉着点了点头。

《我的中国心》接近尾声时，小星按下了 stop 键，小菲还沉浸在美妙的音乐里，哼着唱着。

“小菲，咱俩该去学校看分了。你若喜爱听，以后随时来我家听就行。”小星说着拍了拍小菲的后背。

“肯定会经常来的，我已搬回我妈这边住了，很方便到你家来，只需几分钟就过来了。”小菲高扬着头，一副美美的满足样。

“你不是住在你爸学校吗？怎么又搬回你妈这儿来住了？”小星发出了疑问，小菲没有马上回复。

小星看了看窗外，一片灰蒙蒙的，顺势拿起了一把伞，欣然对小菲说：“走，咱们去学校吧。没准会下雨，带把伞好。不下雨，遮阳也不错。”

小菲和小星肩并肩走下了楼。小菲这才开始回答小星刚才的提问：“我爸3个月前就调到省城一所大学的附中当老师去了，他分的房，已交回了学校，所以我就搬回我妈这来住了。”

“你爸不是要升副校长了吗？怎么突然又调走了呢？而且调的还离你妈那么远！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使命啊？”小星好奇地追问道。

“哎，哪有什么特殊使命啊！是我爸跟我妈离婚了，我爸早就想离开县城换个新环境。这应该是他找关系调走的最主要原因。”小菲唉声叹气，

苦着脸低声说道。

“你爸你妈离婚了，怎么可能呢？你爸在学校表现那么优秀，你妈又能干持家，是贤内助，你们姐妹三个也都长大成人了，没有理由离婚啊！”小星眉头一紧，大惑不解。

“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可能发生的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我算是终于相信了，彻底明白了。”小菲皱了皱眉，摇晃着脑袋接着说道，“你不知道，我爸跟我妈闹离婚这事，整整内斗冷战，持续了3年。我们三姊妹始终都站在我妈这边，对我爸深恶痛绝，几乎都跟我爸决裂了。”

“为什么会这样啊？记得小时候，我经常去你家玩，你爸总是那么爽朗，那么高兴给我们俩讲故事；你妈在一旁不是给我们俩削水果吃，就是给我们俩糖块吃。你爸妈人都很和善友好，你们家庭是那么和睦，让人羡慕，好端端怎么会闹起离婚呢！”小星记忆犹新，仍然不敢相信。

“天有不测风云，哎，坏就坏在出现了第三者。”小菲咬牙切齿，气愤地说道。

“第三者，谁是第三者？小菲，咱们这县城可不大，无论是好事坏事，只要有一人知道，很快就能一传十，十传百传播开。你说我怎么就这么闭塞，没听任何人说过谁是你们家第三者呢？”小星感到惊诧不已，连连发问道。

“你还记得上初一时教咱们数学的那个女人吗？她就是可恶的破坏我们家庭的第三者。”小菲怒火更甚，痛恨说道。

“你说的是那个戴着眼镜，皮肤白皙，头发自然卷，举止优雅大方的胡亦欣老师吗？不可能吧！人家可是有两儿子的母亲，据说一个儿子上了大学，一个还在读高中，她爱人好像还当着什么官，在县政府部门工作呢。”小星一千个不相信，一万个不相信。

“就是她，一点没错，胡亦欣不知羞耻，是个地道的狐狸精！第三者！害得我们全家支离破碎，四分五裂。”小菲怒火中烧，愤恨不已，继续讲着。

“我妈前年在医院体检时，检查出得了一种职业病，申请了内退，单位批准了。这种职业病是慢性的，当地医院说医疗水平有限，让我妈去省城大医院治疗。我爸工作忙，我妈怕耽误影响他工作，便独自去了省城一家部队大医院住院治疗。应该是在我妈住院期间，这狐狸精开始勾引我爸

的。我妈连续住了3个多月院，回到家，虽然发觉我爸跟以前有所不同，但并没意识到什么，也没往深处想。一个月后，我妈又去了省城部队医院住院，这次大约需要住一个月。我妈住了10天，特别惦记我爸，就申请提前出院回家了。她将钥匙插进门锁时，怎么转动，门就是打不开，里面反锁了。她感觉屋里有人，就开始敲门，可就是没人出来开门。太奇怪了，屋里肯定有人，没人就不会反锁上。她不停敲打着门，还用脚踢了踢门，大喊了几声“开门，我回来了！”，还是没有动静。是不是有小偷潜伏在屋里呢？她感觉有些不妙，就使出浑身力气，一脚踹开了大门。”

“你家门怎么一踹就开了呢？”小星瞪大眼睛，疑疑惑惑问道。

“我爸分的房子不是单元楼，是一个大套间。锁是旧锁，前一个月还修过一次，我妈不需费多大力就能踹开的。”小菲立刻解释道。

“门开了，屋里有什么人吗？”小星急不可待问了句。

“有人，我爸和那个狐狸精藏在里屋呢。”小菲眼睛里闪烁着神秘。

“是吗？他们既然在里面，为什么不出来开门呢？”小星嘀咕道。

“他们绝对没想到我妈那时候会突然回家，出现在他们面前。”小菲润了润嗓子，表情十分严肃。

“那你妈都看到什么了？”小星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急急问道。

“什么都没看到，我爸倒是先出了里屋，对我妈冷冷一笑说，你怎么回来了，不是说好月底才出院的吗？”

“紧接着，那个狐狸精也跟着从里屋走出来了，她倒是很镇静，对我妈很客气说，您回来了，刚才我们在讨论数学问题，没听见敲门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我家还有好多事，我就先告辞了。”

“我妈没理她，冲进里屋看了看，然后走进我爸，厉声问：没听见敲门对吧，那为什么要将门反锁上呢？”

“我根本就不知道门被反锁上了，我爸狡辩道。我妈人很老实，很本分，没太多心眼，听我爸这么一说，虽然觉得蹊跷，也就不再深究什么了，也不再继续追问什么了。这事也就这么不明不白过去了。”

“那后来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？你妈是不是亲眼看到了什么？”小星开始发挥想象了，因为没有故事发生，就不会有后续的离婚。

“是的，后来我妈去外地看我外公，大约去了一周，回来就听到侄儿告知，有天晚上，看见了我爸跟一个卷发女人在很偏的地方挽着手臂逛着，两人有说有笑，很亲热。侄儿担心自己看错了，就跟踪他们走了一段路，确定是我爸后，才离开。”

“我妈听了后，心里自然很难受，但她却故意否定了侄儿说的话，说他肯定是看花了眼，看错了人。我妈非常爱我爸，处处维护我爸，所以面上表现得淡然，只当没听说一样。一年过去了，我妈病情渐渐有了好转，不再需要总去外地住院治疗了，没想到我爸每天却开始早去晚归了。我妈在家做好了饭菜，一心一意等他回来吃，他回来后总是心神不定，冷冰冰地说早已吃过了。我妈渐渐有一种感觉，我爸在有意疏远她，躲着她，不爱跟她言语和独处了。有一天傍晚，夜幕已经降临，我爸回家后，告诉我要去校外开个会。因为我爸近期的许多举动让我妈有些生疑，感觉他是在撒谎，所以他前脚走，我妈后脚就跟上了。我妈尾随其后，始终跟我爸保持着一段距离，我爸丝毫没有觉察到。当我爸不紧不慢走到大街上闹市区时，我妈远远就看见了，在县城最大的那家电影院门口，那个狐狸精现身了，她手提小挎包，身穿高跟鞋，正原地转悠着，好像正等着什么人似的。我妈停住脚步，没继续向前跟进，只是眼睁睁看着我爸朝电影院方向走去了。待我爸走到那狐狸精身旁时，那狐狸精可真不要脸，居然上前在我爸脸边吻了吻，然后挽住我爸胳膊，一起走进了电影院。我妈看着我爸和狐狸精上演的惊人一幕，差点没晕过去。”

“可怜的人惊呆了，她立在原地，泪流满面，像丢了魂似颤抖不已。过了许久，泪眼干涸了，她才稍稍平复了些，跌跌撞撞走回了家。她面如土色，泪痕斑斑，见我正低头在做作业，便背对着我说了句我先睡了，你爸回来后，你问问他干什么去了，明早告诉我就是。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顺口就答应了。大约晚上11点半左右，我爸回家了。我照着妈妈吩咐问他晚上去哪了，他毫不犹豫对我说去校外开会了。第二天是星期天，大清早，我爸就出去了。我还在睡觉，我妈急不可耐推醒我，劈头就问我爸昨晚去哪了，我告诉她去校外开会了。”

“你爸怎么能这样骗你妈啊！你妈一手把你们姊妹三带大挺不容易的，